



新編
神社考

五



本朝神社考下之五 羅浮子道春撰

目錄

厩戸皇子 ウミヤトリ

片岡飢人 カタヲカ

山背大兄王 シラノ

太秦 ウツノヤ

大荒明神

浦嶋子 ウラシマ

雷岡

道場法師

法道

久米 クメ

善仲 善筭

陽勝

白箸翁

生馬仙 イクリ

藤太主 源太主

淨藏

千方

鈴鹿翁

清氷

將軍塚

反橋

俵藤太

神田

景政

嫗巔

為朝

朝夷名

櫛田

新田明神

三保

久能

鹽竈

笠嶋

本朝神社考卷五

厩戸皇子

羅浮子道春撰

厩戸皇子者用明帝之子也。母曰穴穗部間人皇女。敏達帝二年。皇女巡禁中至馬官。當厩戸而產。故名皇子。生而能言。有睿知。及壯。一聞十人。訪而不失。且識未然。習內教於高麗僧惠慈。學外典於博士覺寄。悉能通達。用明帝愛之。居宮南上殿。故名上宮厩戸。豐驗耳。太子。用明二年。秋七月。太子從蘇我馬子與物部弓削守屋戰于稻城。不利。太子時束髮額在軍後。箭白膠木。急造四天王像。置

頂髮以誓祈之馬子亦發誓已而射殺守屋遂建
四天王寺推古元年太子攝行萬機九年太字典
宮於班鳩十年作大楯及靴又繪于旗幟十二
月始行冠位十二年製憲法十七條十三年居班
鳩宮十四年講勝鬘經法華經十五年帝詔太子
及群臣祭神祇七月遣小野妹子于唐國二十一
年遊片岡逢飢人二十八年太子與島大臣馬子也
錄天皇紀及國記臣民等諸記二十九年二月己
丑朔癸巳夜太子薨於班鳩宮王臣百姓水漿不
入口長老如失愛兒少壯若喪父母哭泣之聲盈

于道路耕夫釋耒舂女不杵是月葬河內磯長陵
一作斜長廟

余考聖德太子事標出日本紀所載既已如右
或問曰傳燈錄雲居道膺傳謂南岳思大和尚
生倭國作王鑑真又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
弘佛法聖德太子事我知之且又曰所行于世
之太子傳具載此事未知果然否余答曰再生
之說浮屠氏之所言也非吾儒之所專言也雖
然羊祜圓澤之事是史傳之所稱亦不可誣乎
有說于此人物之生也皆天地陰陽之所感生

者自息。死者自消。譬如逝川之不舍。晝夜更無
一息之間斷也。今年之春。非去年之春。樹頭之
花。非復根之花。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由是觀之。無人死再生之義。雖然。聚散遲速。如
火之初滅。而烟氣猶鬱乎。故有鬼神之感格。有
厲靈之來出。有精爽之依託。有魂魄之流行。而
其終由大虛無所不之。何蹤跡之遺有哉。況其
人死。又託胎乎。佛氏三世之說。今之果夙之因
也。今之因。後之果也。其要至今。人々修善止惡
而已。下愚庸昧。不悟此意。恐懼疑惑。遂以爲實。

有三世。是必野狐耳。若夫祭祀祖考。存其至誠。
則洋洋乎。如見如在。譬如植梅子。得梅樹。種杏
仁。得杏樹。於物已然。人亦如此。是蓋一氣之條
理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謫也。

或又問曰。平氏所撰。太子傳曆載。太子嘗令人
造陵墓。而告曰。斷此處。截彼處。不欲有繼嗣也。
夫子孫不續。豈云太咎。孔子遺教。無後嗣者。爲
不孝。吾爲釋迦弟子。不爲孔子弟子。是言如何。
余答曰。頃年見邯鄲者之書論。而及此。無後爲
不孝。則伯夷叔齊。不聞有子。夷齊其爲不孝乎。

有後為孝。則多買妾婦而恣色欲者。其為孝乎。余惟夫太子之言。與耶蘇之論。共拘于一偏失。其中正者也。我身髮膚者。父母之遺骸也。無我則無父母。又無祖先。有我則可以追遠。可以揚父母善。豈與草木同朽。共禽獸齊斃哉。宜哉。無後為不孝矣。男女人倫之始也。如何其可棄也。故曰。夫婦有別。五典之所教也。非恣色欲矣。太子吾邦稱其聖知。而今云為釋迦弟子。不為孔子弟子。若信此言。則太子聖。膳氏為妃。不可無男女。山背大兄王者。太子之子也。不可無父。

子。以推古為天子。不可無君臣。余疑是蓋非太子之言耶。然其截斷墳墓。乃太子之所為也。然則太子淫于佛氏。不知我道耶。吁。使太子好儒。如好佛。民至于今。賴其德。惜乎。真可惜哉。或又問曰。太子未來記。在天主寺如何。余答曰。世俗所稱有可信者。有可疑者。有可排者。太子未來記。吾初疑之。世未曾有見之者。是亦浮屠誇說之事耳。夫識緯術數。聖人所排也。雖太子作之。不可信也。况無之乎。設使有之。復後世託言于太子也。傳教嘗作天台座主記。後至位者。

開而見我姓名前定而在云尔。是與太子未來
記同日之談也。余豈信焉哉。曰元弘中。楠正成
請天王寺僧開秘府見未來記。其中云東魚食
西鳥。西鳥飛來而食東魚。今何謂無之乎。曰夫
正成者。謀略之士也。時軍於寺側。掠和泉河內。
將襲六波羅。於是東魚西鳥為當時之識。今
人々信而不疑。是勤士勵勇之術。蓋楠氏之所
為乎。

或又問曰太子曰殺生之罪。佛教尤重。儒童菩
薩漸降其禮。故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釋氏五戒。

一不殺生者。外典之仁也。彼此相合乎。推古帝
曰。朕之過也。自今以後。為太子斷之。余答曰。放
生之事。余已論八幡之中。今言其餘乎。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君子所貴乎。不殺者。誠死者不可
復生。則誰人無惻隱哉。愛親而仁民。以及物。是
所謂廣仁之道也。彼釋氏廢父母。而憐虫魚。不
亦悖乎。投身虎狼。餒肉蚊蚩。不亦愚乎。天之生
萬物也。人為貴。故聖人出制禮義。犧牲于宗廟。
烹割于庖廚。炮炙于藥方。何必不殺哉。夫仁道
廣而難言。獨以不殺生為仁。亦未足盡之。仁者

雖得天下。不殺一不辜而殺與不殺。又在仁中。程子作蝸頌曰。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仁義豈果二哉。欲知殺不殺之理。先看此頌。曰。敏達帝七年。太子奏曰。白黑月初八十四五。是為六齋。此日諸夫。檢察國政。允天下禁殺。詔許之。是與子所言不同耶。曰。此佛氏之說也。姑就而議之。彼所謂天者。其何為者哉。想在上而監下。明察正直者。此六檢國政。他日不檢乎。政有大小。有美惡。唯不殺生為大而美乎。夫人君之政。下日萬機。百官之所職。萬民之所瞻也。太子告敏達推

古。何不以仁義之政。而以六齋白哉。以六齋止殺。而言國政者。吾為太子甚恥之。

或又問曰。太子乘甲斐驪駒上富士嶽。舍人調使麻呂隨之。此馬甲斐所獻。故為名。奈何。余答曰。都氏富

士山記不云。太子登陟之事。俗間所傳之緣起。亦不載此事。是余之所訝也。世之褒美太子者。每々過誇而鑠其實。惟不少矣。今云昇富士山。猶且疑之。而云太子駕青龍車入隋國。取南岳舊房。法華經。凌虛空而歸日本。則愈疑愈訝。余豈信哉。案釋迦譜。其託誕于淨飯王宮。而為悉

陀太子十九年中。種々祥瑞神變。不可勝數也。彼撰聖德太子傳者。亦蓋見悉陀太子之譜。而羨慕相似耳。

或又問曰。太子之殺守屋。有其說乎。自昔太子爲聖。守屋爲暴。果然不否。余答曰。敏達時。守屋勝海。奏停佛法。蘇我馬子。奏行佛法。守屋與馬子有郤。是時穴穗部皇子。謀國家用明時。馬子爲大臣。守屋爲大連。共如故。穴穗欲奸推古。二輪君拒之。守屋斬二輪君。馬子大歎之。崇峻時。守屋欲立穴穗爲帝。馬子奉推古而殺穴穗。馬子

與諸王子。及群臣謀殺守屋。上宮太子亦在其軍。迹見赤擣射守屋。千朴枝下。遂滅物部族。納其奴宅於天王寺。由是觀之。馬子不必義兵也。守屋不必寇賊也。守屋之廢佛。以我爲神國也。馬子之崇佛。蔑如神祇也。穴穗皇子也。推古皇女也。立穴穗爲是乎。立推古爲是乎。是未可定。則馬子未爲得。而守屋未爲失也。馬子既殺穴穗。則首惡有所歸耶。我惟馬子之意。立女主。今太子委政。太子素善遇馬子。然則太子之政。馬子之心也。不即位而有其威者。馬子也。其後果

弒崇峻太子何黨馬子不討賊哉太子宗室也
已揚守屋之惡發稻城之役守屋未嘗弒君也
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弒殺而因循以
從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於戲太子無孔子
沐浴之告而有歸生不武之名季子然問仲由
冉求可為大臣歟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
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太子之於馬子從
之耶非耶其後馬子疾太子勸之剃髮出家又
相共勸力修纂國記然則太子馬子者同志之

人也

或又問曰太子曰神道者根本也儒道者枝葉
也佛道者花實也此言如何余答曰此非太子
之言也後來卜部中臣之所托也太子無獻王
好古之心而有蕭衍講經之質若令太子好神
如好佛則豈費多少之財立若干之寺哉奉儒
如奉釋則何謂篤信三寶哉只佛為根本神儒
為枝花蓋太子之意也吁以寺院為學校而佛
事為祭祀教之以孝弟勸之以忠誠則神道人
道豈其二哉惜乎太子之不如也

片岡

日本紀推百天皇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朔皇太子遊行於片岡時飢者卧道傍仍問姓名而不言皇太子視之與飲食即脫衣裳覆飢者而言安卧也則歌之曰斯那提流野箇多烏箇夜摩余伊比尔惠豆許夜勢屢諸能多比等阿波禮於夜那斯尔那禮奈理鷄迷夜佐須陀氣能积弥波夜那祇伊比尔惠豆許夜勢留諸能多比等阿波禮辛未皇太子遣使令視飢者使者還來之曰飢者既死爰皇太子大悲之則因以葬埋於當處墓固封也

也數日之後皇太子召近習先者謂之曰先日卧于道飢者其非凡人焉必真人也遣使令視於是使者還來之曰到於墓所而視之封埋勿動乃開以見屍骨既空唯衣服疊置棺上於是皇太子復返使者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時人大異之曰聖之知聖其實哉

國中載聖德太子過片岡山邊有飢人卧路傍太子馬不前鞭之猶辟易而駐太子乃步進到飢人所脫紫衣以蔽飢人因詠和歌曰斯那提流野箇多烏箇夜摩廼伊比尔惠氏布勢留多比比

等河波禮於夜那斯于時飢人擡頭而奉酬答曰
付伽婁箇野等美能於可和廼阨惠波古曾和我
乎保伎弥能再奈波倭須戾呼

案世稱南天竺菩提達磨來于日本遇太子故
以飢人為達磨謂其埋所為達磨墳余謂是非
達磨也蓋浮屠好事者之為而後世公襲而不
悟其非而已余見日本紀及拾遺倭歌集只云
太子云飢人耳木曾云達磨也不
磨矣夫此飢者真異人哉想其嗟來蹴尔必不
受焉蓋太子攝國政此異人欲使太子執禮居

敬而下天下之上夫太子素非傲者然異人尚
垂其敬言戒耳下邳老人令張良進履以授異書
遂得黃石于穀城山下今此片岡飢人令太子
下馬與食飯酬和倭歌以遺紫衣於柳一彼此
一時也神異一同也非遇太子則無垂教戒非
顯神異則無示後世余於是乎愈見本邦之多
異人乎役小角者方伎之輩也亦匪直也人矣
清水行睿御井教待又神仙修鍊之流耳以其
迹顯于浮屠氏故或託言為觀音或為慈氏是
亦憑虛鑿空以片岡餓者為文殊或又為達磨

皆此類也。豈帝其口言之而已哉。筆之書而廣于世。建之寺以號達磨寺。滔漫至此。吾不得不

關

山背大兄王

聖德太子子

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班鳩宮。攻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隱。膽駒山兵燒官見灰中骨。以為王焚死。解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十三人入班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

之蓮。手捧香爐。默然而住。皆各經心。須臾香煙氣氤。上通天雲。寺塔之上。鬚髮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耀。時人仰見。望雲禮拜。蝦夷聞之曰。上宮之尊族。遭橫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明年蘇氏皆鐵蝦夷者。入鹿之父。稻日之弟也。

大秦

應神天皇十五年。秦氏者。來自支那。秦氏養蚕。勤機織。造帛綿。煖人膚。故以為氏。天皇賞之。賜山城國葛野郡。大秦之地。其績系入器次第。增豐或

曰其形似巴瀾故名宇豆麻佐。一作廣隆秦氏此地立秦始皇廟故加大字号大秦。

推古十一年十一月聖德太子語侍臣曰我有一像誰能安之秦川勝進曰臣願得之乃建蜂崗寺安像像阿逸多今之廣隆寺也。

大荒明神

秦河勝者化生乎人主三十代欽明天皇之御宇者也。天皇一夕夢有神童言曰我是秦始皇之後身也。以有緣生於日域請為臣矣。時大和洲有洪水之變初瀨川大漲有大甕流來止于三輪明神。

席前土人開之視則有一男子身軀如玉土人奏之天皇曰所夢見者此人也。舉養之賜姓曰秦氏。其才智與年相長至十五歲授大臣位而奉五朝。以至推古女主之時豐聰太子監國祭祀天地神祇以布安國利民之政。因作六十六番之面命河勝弄假貌真遂於檣內裏紫宸殿前令作此伎。由是四海波穩萬民康樂也。太子以其神樂折神字名之曰申樂。河勝遂入攝津洲難波浦遊衆一小舟任風之所行而舟浮西海著播摩岸土人聚觀其形非常之人靈威可畏矣。共謀立神祠祭之曰。

大荒明神

浦嶋子

日本紀大泊瀨幼武天皇雄略二十二年秋七月丹後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嶋子乘舟而釣遂得大龜使化為女於是浦嶋子感以為婦相遂入海到蓬萊山歷觀仙衆語在別卷

浦嶋子傳及扶桑略記載雄略帝時丹後國與謝郡有水江浦嶋子者釣龜水江化為女於是浦嶋子與女到常世國海神之都蓋龍宮也浦嶋子不老不死其後欲歸故里者父母時神女授與玉匣

曰欲再來此者必勿開斯箱浦嶋子還鄉見之知者無一人驚怪問人人答曰聞昔浦嶋子者遊海遂不返於是始知其到蓬萊而急將赴神女所向海不知在何許也浦嶋子惘然憂之忘神女言而少開玉匣紫雲忽出變於常世國浦嶋子大悔其自俄為老翁遂死于時天長二年也從雄略御宇至此蓋二百四十餘年云

淳和天皇第四妃者丹別余佐郡人也入攝列武庫山中修如意輪法請空海薙髮名如意丘常蓋一箇人不得見其裏面天長元年大旱詔

守敏空海請雨二人相爭法雲海得妃篋修秘
蹟故雨天下妃同間有水江浦島子者先是數
百歲久在仙境所謂蓬萊也天長二年還故鄉
浦島子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山頂有櫻木放
光妃怪令海伐櫻刻如意輪像其長量妃身為
準妃藏篋於櫻像中

雷岡

傳稱雄略帝時小子部栖輕參內入木安殿時帝
與后戲不欲見栖輕會天雷電因宣勅曰卿取雷
神來栖輕馳馬自阿部山田追至豐浦寺仰天大

呼曰雖雷神何背詔命哉而磅礴而不止又頻呼
叫曰我朝之虛空也豈無我朝之君哉隨迅隨追
其雷果墜于豐浦飯岡之間栖輕載雷於輦以還
奏雷神怒目起鱗異光照室帝恐供幣帛送之其
墜處世人号曰雷岡

道場法師

本朝文粹十一部良香道場法師傳云法師者尾
張國阿育郡人也不得姓名相傳云敏達天皇之
世尾張國有一農夫夏月溉田于時天曠雷雨父
避雨樹下支甲而立俄而雷墜父前狀如小兒父

舉市將擊雷。雷訖。父云。汝莫害我。我必報汝。父問雷云。汝何以報恩。雷答云。我令汝生異兒。以此報汝。今所望。爲我造一楠舟。其中盛水。泛以竹葉。忽與我。父如雷言。以舟與之。雷得舟。作便須臾。登天。居數月。父妻有身。及期生男。其軀可驚。靈蛇纏繞兒頭。九一匝。首尾相至。併無於後。父甚異之。童子年十有餘。甚有椽力。能舉方八尺石。投之數丈。及其投石。作力足。跡入地三四許寸。童子師事元興寺僧。時寺鐘堂有鬼。每夜殺撞鐘者。童子見衆僧請能止鬼。殺衆僧甚悅。某夜童子昇堂撞鐘。未及數

下。鬼來形見。童子便抓鬼頭。鬼與童子爭力。相接。鬼引欲外出。童子引欲內入。天曉。鬼甚欲脫去。童子急握鬼髮。鬼髮剝落。皮完兼在。鬼即逃去。明日見地有血。尋跡求之。至寺邊陌上而止。驗之。寺家昔日所埋惡奴之處也。即知惡奴之爲鬼。由是鬼害遂絕。鬼髮見在元興寺寶藏。累代相傳。童子復爲僧。号道場法師。

今案。俚諺俗語。亦有所据。世之嫌恐小兒者。怒自開口呼曰。元興寺。是元興寺。昔有鬼也。又謂大風雨爲志多羅天。是震動雷電之轉音也。洛

東山麓有_レ社_ニ苦_ク集滅道者_ヲ謂_フ暮時_ヲ為_シ昏鐘鳴_ル謂_フ物之騷搖_ヲ為_シ我他彼此

法道

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遊十方刹。便還本鹿神力如是。壽無量歲。導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出仙苑。經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山。其山八朵。故為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道見為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舍利。寶鉢而已。

餘無長物。一日多聞天主駕雲來。語道曰。大仙久棲此。我當擁護正法。鎮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形。西峯曰。我願任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列人稱空鉢仙人。生石大神。請置鉢于石上奉供。其地今尚号空鉢塚。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八月。船師藤井載官租而過。道飛鉢乞供。藤井曰。御厨精粳不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乎。船中群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大驚。奔到庵所。悔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已米石如前。飛歸。其千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落。

南河上。自茲此地。富人多矣。俗号米隨村。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事。孝德皇帝大加感歎。五年五月。上不豫。朕浴弗瘳。乃宣左僕射阿陪倉内。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軀平復。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明。與旨君臣嘆美。因之說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敕於山中建大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寶鉢。白雉元年九月落成。上幸寺。始本朝重神輕佛。屬道之唱真乘。天下翕然反之。二年三月。宮中大藏會。二年季冬。僧尼宮齋。皆道之諭化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棲耆崛之仙園也。

暫來此誘道耳。今當歸。乃說偈曰。我化有情來此地。留下像鉢舍利羅。一涉斯境所求得。求出三途見佛陀。即放太光飛入雲中。道多宮精舍諸列往。而在。今存者称道遺德。

久米

久米仙人者。大和國上郡人也。初入山學神仙。食松葉服薜荔。一日飛過故里。適見女以足踏薜衣。其脛甚白。忽生深心。即時落地。漸喫咽火。交人間。然鄉黨契券。當署其名。皆書前仙某。今其印券之中。往々手澤猶存。其後又修練。遂騰空飛去。又有

大伴仙人安曇仙人者。二人與久米仙人時相後先。二仙之菴基。今猶在大和國。

又云久米仙人。建寺高市郡。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所謂久米寺是也。

善仲 善筭

善仲。善筭。攝津守藤原致房之變子也。母紀伊守源懷位第八女也。懷孕之際。不茹葷腥。和銅元年正月十五日。朝產。母無苦。而室有香。一胞之中。二子相對笑而不啼。聰慧過群兒。及冠歲。學通內外。二人平日並首相語。時々流酒。人無測之。神龜四

年春。一人竊入山。見紫雲起處。結茅靜居。今勝尾山是也。練行之所。苔莓痕分。閑榻之畔。鳥獸來馴。神護景雲二年二月十五日。仲不棄此身。冲天而去。年六十一。尔後筭不言。二年七月十五日。筭亦忽飛去。其後貞觀年中。行巡法師居此山。卓杖于地。布草座。騰空而坐。以見藤原佐道云。

陽勝

陽勝。姓紀氏。能列人。母夢香日。有娠。元慶二年。登叡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性慈愍。逢裸者。脫

與衣見飢人讓已食蟻虱蚊蝨餒身飽止常厭喧
囂修禪定勇猛精進脇不印席後居和列夏入金
峯山冬下牟田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
食果蔬漸止飲食或曰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烟
延喜元年秋末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書曰讓
與堂原寺延命命見是悲泣尋米山谷無蹤跡勝
父病瀕九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只陽勝而
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通知我意願一見之勝聞此
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乎經音絕似陽勝家
人出見不睹其形只聞其聲勝白父曰我離父宅

求去人寰孝思不違故來誦經又曰每月十八燒
香散花願待我我尋香烟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
矣語已經音絕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
余住此山五十餘歲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身
自在身天入地飛行無碍妙法華力得心自在化
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真遇身生兩
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肉遍躰生奇毛言
已過去又能野山松本嶺逢睿山舊友談話而去
又有苦行比丘居瑩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
輟忽青衣童子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

丘問所由。童子曰。我本廬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
童也。薰練年深。得仙。近來東陽勝仙。此食又是勝
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白箸翁

生馬仙人

生馬仙人者。攝津國住吉縣人。入河內高安縣東
山。棲深谷。寬平九年。有斗擲僧明達者。上東山頂。

見一菴在谷中。下到其處。菴中有入。顏色似黃粟
披白帽。著素衣。明達問誰耶。答曰。我是生馬仙人
也。取五瓜。啖達曰。此瓜產于此地。可以療飢。達食
瓜。其味甚美。達又問曰。居此為何。生馬仙人答曰。
我自入山。未見山脚。只求道耳。達歸傳此事云。

藤太主 源太主

大和國吉野郊。有藤太主源太主者。烏帽布衣。斷
殺修鍊。一日淨藏貴所。將渡吉野川。時洪水無舟。
藏曳杖徘徊河側。忽二仙飛來曰。吾等渡淨藏藤
唱咒。須臾神人伐大木。載藏源亦令神人引木著

河岸而後相揖而去。

淨藏貴所

淨藏貴所者。二善朝臣清行第八之子也。洛陽人。寬平三年生焉。母嵯峨帝之孫女也。藏生四歲。誦千字文。聞一知二。聰明絕倫。七歲春初。庭梅盛開。藏令神人折一朶而呈。父大奇之。藏往稻荷山。神童捧花水。渡熊野川。仙人寄舟來。上叡山。爲玄昭弟子。會僧長秀。自波斯國漂來。患胸痛。藏咒之。乃已。秀嘆曰。我國隣身毒。未曾有若是異人。藏後娶妻生一子。曰布施伊能。至今冒布施伊能。二氏

者。往々有焉。天曆年中。八坂塔傾斜。其方有凶。時傾向王城。官人聚觀。以爲憂。藏祈之。微風吹來。寶鐸有聲。於是塔忽端直。人皆爲神異。藏又坐一子于膝上。到鴨河而持念。須臾河水逆流。又隣家有桃樹多子。二子欲之。藏咒之。桃自飛來。藏寓八坂寺。夜賊多入。藏叱之。賊等身麻木。不搖。明日解咒縛。賊作禮而去。凡藏之奇異甚夥。不可枚舉也。藏博物之人也。學兼內外。涉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絃管。音律。文章。伎藝。皆貫攝。而拔萃。康保元年。仲冬二十一日。逝于雲居寺。壽七十四。

千方

一目藤原千方

世傳千方者天智帝之叛臣也。千方役使四鬼，所謂金鬼、風鬼、水鬼、隱形鬼也。在伊賀伊勢之間，不順王命，於是執紀友雄討千方。友雄乃往詠和歌送之。伊豆久訶於余能須美可奈奈留部幾諸鬼讀之，感而散去。千方失勢，友雄終討滅之。

案千方事未詳，而俗說所傳亦多。坂上田村丸討鈴鹿山之鬼，源賴光與貞道未武公時保昌綱等為山伏，負入大江山，殺酒顛童子。又令渡部源五綱擊羅城門，鬼綱以擊和州宇多，林鬼

得其腕，賴光亦獲其首。多田滿仲斬信濃國戶隱山之鬼，餘五將軍亦殺戶隱山之鬼。此之類世之所稱有之乎。平維茂

鈴鹿翁 不破長者

天智帝禪位於皇太弟大海人，皇子、皇子在清見原宮，皇子大友。天智帝子發兵襲清見原宮，即逃入吉野山，頃之踰伊賀國，入鈴鹿山。在伊勢近江之界闇夜迷路，遙見火光，到一柴菴，老翁嫗在焉。大弟就以僦宿，問曰：何故住深山？翁答曰：此所非凡境，孰見曰：此人必有王氣，我有一女，其相亦貴，因令看之。大

弟幸之於是告曰吾是實淨御原皇子也暫避皇
子大友之乱到于此翁跪白曰天照大神在伊勢
國五十鈴川上君今其後裔也宜往祈焉神官去
此不遠因與翁俱詣會大雨鈴鹿河漲不得涉忽
一鹿來遇乃乘鹿而渡故改号曰會鹿河大神宮
後有巨窟太弟隨翁謀入窟盛水于銀盤上之
金鉢令大弟舉脚蕩水揚聲是蓋翁之厭術也今
人不能知也追者來搜到岩口遂不得見而還既
而翁來開盤戶大弟得出而又得大神託欲搆城
近江美濃之境於是越嶺過百濟寺入美濃國皇

子大友聞大弟所在使兵擊之事急迫大弟入榎
木孔窄躬而竄匿潛往不破關寄長者家伴為奴
國俗呼巨窟者号曰長者長者夢日月入吾宅覺而大異之詰
問姓名太弟告實長者喜敬獻其女子遂產二子
白鳳元年促東州軍塞不破關王子大友率西州
兵來戰大戰於山中阻河相挑血流河水變色因
名曰黑血川大友之兵不利遂敗績太弟即天子
位是為天武天皇又号清見原天皇其長者今之
關明神是也

清水

神土考注

七四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弥延鎮。或曰。有夢事沂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為誰。荅曰。吾名行睿。隱約此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棲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栢曰。我以是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

無資。荏苒歲月。獨自對材。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獵鹿來此。因憩菴。鎮語上事。將軍感嘆。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為寺。刻像置焉。一說延鎮作賢心。賢

心者。大和國鳥寺僧也。

延鎮報恩法師之徒也。居清水寺。與坂將軍田村遇。因為親友。將軍奉勅伐奧州逆賊高丸。語鎮曰。我承皇詔征夷。不假法力。爭得不辱命。公其加意焉。鎮諾。高丸已陷駿列。次清水關。聞將軍出師。退保奥州。官師與賊交鋒。官軍矢盡于時。小比丘及小男子拾矢與將軍。將軍異之。已

而將軍親射高丸而斃於神樂崗獻首帝城將軍先詣鎮曰因師護念已誅逆寇不知師之所修何法哉鎮曰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毘舍門我造一像供修耳將軍便說一人拾矢事乃入殿見像矢瘢刀痕被其躰又泥土塗脚也將軍大驚奏事帝加敬焉

清水寺鎮守本地文殊號地主權現四月九日祭之

將軍塚

桓武帝遷都平安城時勅群臣及諸博士議王都

長久之策於是造八尺土隅人衣鉄甲曾持鉄弓矢帝自祝曰爲此京守護神因埋東山峯西面立焉今之將軍塚是也

治承三年七月將軍塚震動一時二度

反橋

淨藏二善清行之子也清行死藏祈之于一條橋而清行蘇生故世人号曰反橋

安倍晴明究天文役使十一神將妻畏職神形因咒以置十一神于一條橋下有事時喚而使之自是世人占吉凶于橋邊則神必託人以告云

倭藤太

倭藤太秀鄉者。出自房前公。公子魚名。魚名子藤成。藤成子豐澤。豐澤子村雄。村雄子乃秀鄉也。仕至武藏守朱雀院時。平將門立都于東刈相馬郡。自僭号曰平親王。其諸子曰王子。又置百官擬帝。關承平五年。勅藤忠文。藤秀鄉。忠文弟仲舒。源經基。平貞盛等為諸將軍。伐將門。將門遂為秀鄉被梟首。詔秀鄉為鎮守府將軍。賜采地于東刈。秀鄉二字曰干晴。于常是小山氏。結城氏之祖也。世傳初秀鄉微行近江。勢多橋橋上有大蛇。兩

時光耀。雙角尖銳。焰口鉄牙。甚可懼也。秀鄉心不動。目不逃。直前跨蛇而行。蛇亦不駭。已而有。一男忽來。謂秀鄉曰。我在勢多橋下。二千餘年。見人不鮮。未嘗有勇剛如公者。願為我誅寇。恩不可忘也。秀鄉諾。與男俱歸。勢多白橋下。凌湖水。行數里。到一門。入而見水精。為砂珠。石為甃。朱樓紫閣。金欄銀楹。其壯麗不可言矣。請秀鄉坐上座。男整衣冠。指呼左右。具膳設宴。及夜闌。僉云。寇可來。秀鄉披弓矢而待之。雨風一陳。電又激起。於是見。自比良峯。有光來其形。二千許。

松明燃于二行也。秀卿以為百足馬蚊。及近前而射之中而不洞。又射之而不貫。秀卿怪思。噓鏃以射中眉間。貫喉下。其光俄滅。有山倒聲。果百足馬蚊也。彼男大歡曰。此所是龍宮也。彼頻侵我。我輩遭彼侮辱。今也公之惠也。以絹一卷。鎧一領。縛俵一。銅鐘一。授秀卿曰。公之家必有將軍。秀卿出。男又送。與自聞波浪聲。已而至橋側。秀卿旋都。絹隨裁。隨長俵。從取米而從。滿中和俗謂米。故号曰俵藤太。又送其鐘。三井寺。文保二年。三井回祿。山徒取鐘。鐘不鳴。衆人多力。

以巨杵撞之。其音如蒲牢之吼。山徒惡之。轉于無動寺。岩下碎破。片散聚於而遺。三井。一日小蛇來。舉尾敲之。經宿鐘如故。無玼云。

神田

武藏國江戸神田明神者。世傳平將門屍埋于此者也。

景政祠

權五郎景政社。在相州鎌倉。嘗從源義家赴奥州之役。矢中景政左眼。不拔。矢七日。遂射殺其冠。今世患目疾者。祈此社有效云。

姬嶽明神

日向國塩田有富人。生一女。字曰華本。甚美。國中欲娶之。父擇對不聽。深置後園屋。有年矣。一夕男子來。年可二十餘。與女私語。遂通焉。男夜來。夙歸。如此。踰月。侍婢告。父母問。女有愧色。然不知彼男所從來。母教女曰。彼人來而曉。還時以針貫苧環刺男衣襟。其夜男又到。女取針。係其領。翌旦告事。父母指絲。尋之。遠日向豐後之堺。姬嶽大窟窟中有痛吟之聲。聞者大恐。父母及女立窟前。問焉。答曰。吾是華本之男也。今曉針中。吾願痛疼甚。吾將死。不可。又見女欲見其形。於是窟中大蛇出頭。甚可畏也。其長不可知也。匍匐遂死穴中。是即姬嶽明神也。女有身。果產一男。形健善走。脚多胼。胼人号曰。鞞太童。太童五世孫曰。尾形。二即伊能。伊能身有蛇尾迹。故名尾形。一作尾形。諸方。壽永二年。伊能起兵。豐後到太宰府。與平氏相戰者。

為朝祠

源為朝。為義判官之子。義朝之弟也。幼在西州。故号鎮西八郎。善射。世俗称曰日本後臂將軍。保元之役。平氏流為朝於伊豆。大嶋遂殺之。或曰不能

殺為朝為朝徒于八丈嶋往鬼海渡琉球諸嶋到
立社而祭之曰嶋神

朝夷名

和田義盛娶故木曾義仲妾巴女生義秀号朝夷
名建保元年和田氏伏誅義秀亡走房洲時年二
十八或曰義秀自房洲赴高麗國對馬島人謂余
曰高麗金山海有朝夷名祠浦人時祭之

櫛田宮

後醍醐帝時菊池寂阿承詔攻英時英時者在博
多為九州探題寂阿自肥後赴博多過櫛田祠阿

馬暴癱不行阿怒曰是何神乎介者不拜我何下
馬乃放鏑射神殿扉已而馬行如故其後開神殿
見蛇長二丈許中矢而死阿軍不利令其子武重
歸肥後阿遂戰死

新田明神

新田德壽九者義貞子也吉野先帝美其武勇賜
名曰左兵衛佐義興正平七年武藏野鎌倉之戰
義興有功及基氏在鎌倉時義興自越後國替到
武藏國聚亡命者時々往還上野國鎌倉執權島
山道新蘭之大恐令竹澤氏江戶氏誘討之二人

知其不克共謀而詐叛鎌倉屬義興義興初疑焉
竹澤氏獻美女義興幸之遂信竹澤氏已而二人
告義興曰相模國有內應者今其襲鎌倉必可破
矣義興諾之一夜密赴相模國二人待之矢口渡
與水手謀擊船底欲沈之義興來上船即從十三
人耳中流水手拔絮誅曰水漏船將沈河廣水喚
不可泳也時竹澤氏江戸氏出兩岸大呼笑之義
興大噴自殺入水今水手尋得其首獻基氏基氏
喜令道誓行賞江戸氏竹澤氏受庄數所竹澤氏
留在幙下江戸氏先赴庄所將至矢口向所拔絮

之水手等出迎時迅雷疾風波急舟沒江戸氏大
畏欲濟上瀨而馳馬以行霹靂甚鳴江戸氏顧背
後見義興衣甲冑騎白馬在黑雲中射江戸氏江
戸氏墜馬氣絕七日手足摘擗似溺水者遂死翌
夜道誓夢黑雲上義興率諸鬼伐鼓引車入基氏
所陣入間河覺而恐之以夢告人時雷火燒入間
河民家數百宇又多見怪于矢口渡人甚恐懼於
是爲立社祭之曰新田明神每年祭禮至今不絕

三保一作御棟

三保松原者在駿河國有度郡有度濱北有富士

山南有大洋海。久能山嶮於西清見。關田子浦在其前。松林蒼翠。不知其幾千萬株也。殆非凡境。誠天女海童之所遊息也。案風土記。古老傳言。昔有神女自天降來。曝羽衣於松枝。漢人拾得而見之。其輕軟不可言也。所謂六銖衣乎。織女機中物乎。神女乞之。漁人不與。神女欲上天而無羽衣。於是遂與漁人為夫婦。蓋不得已也。其後一旦。女取羽衣乘雲而去。其漁人亦登仙云。

久能山

鎮守十二所權現也

久能山在駿河國有度郡故一名有度山

緣起云昔有久能者入山狩獸海岸近所有一占杉樹光如朝日。久能恠而令人射墜就見之。長五寸餘。閻浮檀金。千手觀音像也。久能寄之山中平地。立寺置像。一夜夢老僧告。久能曰。我自補陀洛山來于此。善哉。汝安置我。我能化衆生耳。覺而知其靈驗。因号曰補陀洛山号寺。曰久能寺。又云久能者尊良之子。其後聖武天皇時行基菩薩入久能山伐古楠木刻千手像。

七龍以彼五寸像納于新像胸

又云源義經有笛号薄墨寄進此寺嘉祿年中
回祿笛亦燒失

聖一國師者藁科人也初師久能山堯辦法師
而學台教其後入宋傳佛心宗歸朝時送瑪瑙
瑒鼓於久能寺

鹽竈明神

笠島道祖神

一條院御寓中將藤實方坐不敬謫奥列三年註
和歌名所以為歌枕尋阿古野松而無知人有一

翁謂實方曰阿古野松在出羽國奥羽昔一州而
今分為二實方赴出羽見阿古野松其翁塩竈明
神也其後實方騎馬而出過一社或人曰是陸奥
名取郡笠嶋道祖神也行人必下馬實方問何神
答曰王城賀茂川西一條北出雲路道祖神之女
也以密通商人故被放逐來此列人祭拜禱者造
陰相懸神前必有靈驗今中將其復祈歸洛實方
曰然則此下品之女神也我何下馬哉徑行實方
馬俄斃實方亦死因葬社側其靈化為雀飛來王
城入內裏殿上臺盤以飲啄飛鳴云

